

夏光南著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中華書局印行

夏光甫著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發行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全一冊)

定價銀八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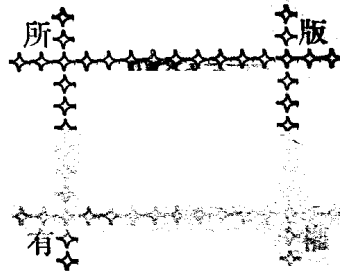
著者 夏光南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王季康) (九六三七)

金序

從來治元史者，多重西北，西北地理之鉤稽，幾成元史學惟一無二之稟論；而不知此實治蒙兀兒史者之事也。卽元論元，其西南之經營，蓋尤有重於西北。當世祖南征，實自吐蕃取雲南，扼巴蜀之背，得建瓴之勢始；然後沿江而下，南宋遂以不支。不明乎此，元人行軍之方略無由見。元人入主中國後，其在雲南之設施，尤大費周章——可革者革之；不能不因者因之。於是省政、王政、藩政、士官、樊然並列，舉元代治中國之政制，幾乎無一不備；蒙古色目屯田駐軍，雜居漢戶蠻蠻之間，民族之複雜，雲南尤儼然一元世之小中國焉。不明乎此，則元人治中國之方略無由見。雲南自蒙氏南詔自外中國後，文物制度，久不見於中國之史乘。元人得雲南，一切就蒙古語言諧音彛譯，如「哈喇章」、「察罕章」之類，令人不可復究詰。不有以博稽而參證之，抑非徒治元史者障翳橫生，卽雲南之爲雲南，亦幾成新闢之遐荒矣。會澤夏光南先生網羅中外典籍，勒成元代史地叢攷一書，取其人其地之名實紛歧者，一一參互而訂正之；取典章文物之易滋疑誤者，一一爬梳而釐析之；使此久沈晦墜之重要史料，一旦而昭若發蒙。治元史者於此非特更得一新稟論；卽元前元後之雲南史乘，亦藉以由斷續而始末貫穿，「疏通知遠」。

是書有焉。書成，夏先生嘗介友人賁序於余，余不學，何足以當此？因略書所見以還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冬金華金兆梓

世祖平雲南碑二方，每石寬五尺，高四尺。建於大理點蒼山中和峯。前一石三十行，後一石二十八行。後石第一行上空十四字，下書翰林院臣程文□□。審以文義，前一石末行，當接後一石第二行讀。想係程文海撰文。題名不書於前後，而書於此，其不可解者一。碑稱大德八年所立，元史程鉅夫傳作十年。非。碑末題元憲二年仲春月黃道之吉。考元無「元憲」年號，此不可解者二。按碑首稱憲廟踐祚之二年壬子，世祖專征大理，元憲或即憲宗耶。是碑立於大德八年，上距憲宗二年，幾五十餘歲。碑末不記建碑年月，而書相距五十餘年前之元憲二年，亦云奇矣。又舊志所載此碑之文，與今拓本互異，與元文類所載亦微異。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目錄

金序

自序

一 哈刺章與察罕章	一
二 元雲南省之地理	二
三 昆明縣與善闡城	三
四 蒙族回族之移滇	四
五 元代滇政之統系	六
六 元史滇官之列傳	七
七 兀良合台傳釋名	一〇七
八 元代滇之寸白軍	一二七

九 段氏之十一總管 二五

十 元代滇宗教之盛 三三

十一 元代滇事蠡測談 四七

插圖

一 世祖平雲南碑二頁

八 昆明池 馬毓寶傳

二 小爨碑一頁

九 元筇竹寺雄辯法師大寂塔

三 元雲南行省全圖

十 筇竹寺造像 押赤城附近之觀音山

四 元刻梵文石塔

十一 道教之龍泉觀 元僧玄鑑所建之華亭寺

五 元圓通寺造像 元善闡城舊址

十二 賽典赤所修之金汁河堤

六 大理國梵文寶幢 梵文波羅密多心經

十三 省西道觀太和宮 王禕吳王埋骨地

七 賽典赤瞻思丁墓 楊一清謁墓詩

十四 蓮峯坐化之盤龍寺 元過街塔遺蹟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一 哈喇章與察罕章

「哈喇章察罕章」二名，始見於元史。

元史卷一二一元良合台傳載元兵既渡金沙江分兵入白蠻察罕章（*Chasaniang*），破其寨柵，進取龍首關，入大理，分兵取附都善闡，攻烏蠻合刺章（*Kaujang*）水城，又破羅部，擒大酋高昇，進破甲亦成。

此蒙古之譯名，即唐宋以來之「東西兩蠻」也。

按蒙古語，稱白爲「察罕」，黑爲「哈喇」。如元史太祖紀汪古惕別名白達達，蒙語曰察罕塔塔兒（*Chagan Tatar*）。黑達達，蒙語曰哈喇塔塔兒（*Khara Tatar*），即驛名之白韃靼黑韃靼也。又如黑契丹曰哈刺吉達歹（*Khara Kitan*），意亦同前。故近人伯希和馮承鈞先生等，均以合刺章即東蠻烏蠻，元史之「章」，一應爲蠻之譯名。察罕言白，即西蠻白蠻，願馬可波羅遊記謂合刺章都押赤

夫「爨」之命名，起於漢魏隋唐之間，臻于極盛。蓋其始本一族之姓氏，終乃衍爲各部之公名。

唐書西爨自言本安邑人，爨龍顏碑爨系出「芊」，別氏爲「班」，漢末采邑於爨，因氏族焉。此言爨氏之得姓也。其移殖于滇，不知始於何時。攷常志：蜀漢初，有爨習者，以建甯大姓，雄於一方。及武侯平南，分兵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稱四姓五子。則爨氏之繁衍南中也。至少當在兩漢。晉末，中原大亂，政治勢力不能及遠，爨氏遂自爲雄長於此邦。如爨松子、爨寶子等，俱襲太守。爨龍顏仕宋爲龍驤將軍，其他爨氏子弟族類之爲達官顯宦，綜軍民政者，大小爨碑碑陰所載，難以數計。梁時爨瓚竊據牂牁，興古等郡歲貢不入者數十年，於是始王南中。隋初爨翫遣使朝貢，命韋世充戍之，旣而復叛，命史萬歲往討，自蜻蛉川至西洱河，破其三十餘部，行千餘里，翫入朝謝罪，爲文帝所殺，沒其子宏達爲奴。唐高祖縱宏達還，爲昆州刺史，多置州以資羈縻，然政柄仍操自爨氏也。至爨分東西，當始於晉。晉書地理志：永嘉二年（西紀三〇八年）以益州地廣，合四郡（卽蜀漢之建甯、興古、雲南、永昌四郡）爲甯州，分建甯以西，建伶連、然穀、昌甕、柏等七縣爲晉甯郡。沈約宋書所載約同。建甯一郡，當今之曲靖、陸涼、平夷等屬。晉甯一郡，當今之昆明、呈貢、晉甯、昆陽等屬。

以地理言，建甯在東，晉甯在西。爲兩蠻首郡。故宋書州郡志甯州領郡十五，而建甯晉甯居首。蠻書晉甯州漢滇池故地也，在拓東城南八十里，幅員數百里，西鑿王墓，累累相望。石城州，宋縣故地也。貞觀中，爲郎州。開元初，改爲南甯州。蓋蜀漢分南中爲四郡，味縣卽建甯郡首縣，在今曲靖境內。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有同樂縣，今大小蠻碑均出於此。又碑言，宋元嘉九年，州土擾亂，東西二境，凶豎狼暴，鑿龍顏以五千精銳，肅清之。則東西鑿之分，晉末已肇其端矣。蠻書在石城昆州晉甯曲輒（今馬龍）喻獻（漢俞元縣，今潞江境）安甯距龍和城，謂之西鑿白蠻，在曲靖州彌鹿州（今廣西彌勒等屬）升麻州（今尋甸境）南至步頭（蠻書稱在通海城南十四日程，此當係蒙自江外之蠻耗）謂之東鑿烏蠻。又曰，其人稱蠻，從其古長之姓。考此諸書，則所謂蠻者，漢魏間尙爲一族之姓氏，迨隋唐則已漸蛻變爲部落之名號。其領域西鑿當昔雲南曲靖潞江三府之大半，而東鑿則曲靖潞江外，又兼有東川開化廣西臨安楚雄廣南武定元江等府及滇黔桂三邊之一部，幅員大西鑿數倍，所謂三十七部蠻者，皆統於其下。要之兩鑿疆域，唐以前極遠，當以元江爲界，而未嘗及於迤西。

蓋兩鑿者，戰國以迄唐初，漢族移殖滇南文化最高之一集團。固漢化之一王國也。

按莊蹻開滇，夜郎受範以來，南中始有漢族之足跡。見於史記者，迤東之滇黔間，有滇國夜郎勞深靡莫，迤南通河臨安間，有叆町，迤西鶴麗大理境，有昆明。此諸國者，爲戰國迄漢初數百年間，漢族經營南中，與諸蠻血統混合，文化貫注之一組織，故晉人常璩曰：自夜郎滇國以西，分侯支黨，傳國數十，大抵皆莊蹻苗裔。滇考：蹻既定滇池，使部將小卜，引兵收復滇西諸蠻。古滇說：蹻晚年信佛，不忍殺生，遷居白崖，鶴拓浪穹，衆推其後仁果爲王。王滇。蓋漢之昆明爲「白國」後裔，即其一支也。迨晉以後，兩爨崛起，衡以南中形勢，東爨所統，悉漢夜郎叆町及勞深靡莫地。西爨所統，則爲滇國故地。而昆明之境，高山深谷，隨畜以居，則唐白水西洱永昌松外諸蠻宅窟之所，要皆形同魯衛之漢化諸小國。混合滇省東西兩迤之獠獠夷者也。夫惟漢族苗裔，故其文化，特異諸蠻。爨世家曰：兩爨碑均出同樂，小爨不著作者，大爨則爨道慶作文體書法。漢魏正傳，體製古茂。非唐宋人所及。康南海先生亦言：大爨碑如古帝王端冕垂旒，爲海內神品。然則當日雲南文化，殆已超絕中夏。非邊鄙蠻夷之比可知。蓋自文翁化蜀，武陽傳經以還，滇人士如張叔盛覽孟孝琚等，均受業博士，淹貫經術。尹珍從學許慎，應奉亦還鄉教授，平夷傳寶，夜郎尹貢，並有德名。蜀漢時南中有耆老，善言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雖學者亦半引之。漢則平樂大姓朱雷等，皆有部曲，其民好學，爲甯州冠冕。

他如龍傳尹童，及陶王承之抗王莽，雍閭之答李嚴，孟獲李恢呂凱之傾心武侯，下逮晉之毛詵，李猛李徽及爨氏父子兄弟等，雖賢奸各異，要皆南中傑出人才。其文學優美，功業卓著，誠諸華陽國志諸書者，雖中原人士，有愧色焉。觀大鑿碑所紀，武昌巴郡雁門之人亦仕于此。以觀學論，寶子宮宇數仞，循得其牆，龍顏綢繆六經，道融德重。以地理論，則延袤二千里，種族三十餘部，本俗刀耕火種，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富與蜀埒。要之自漢魏南北朝以來，以雲貴高原論，固決決乎南中。漢化之一大國也。東鑿爲山居畜牧之族，文化雖較遜於西鑿，然喜鬥輕死，武力充實。唐以後，嘗并爲政治運動之中樞。段思平借兵東方黑鑿三十七部，鑿以成霸業，此一證也。至兩鑿外，其文化程度約與西鑿相埒，而分駐滇西者，惟「西洱河鑿」耳。

唐以蠻族卑視兩鑿，利其土地，築城以通安南，而煽其內亂。於是兩鑿雖弱，滇東之地，盡入於烏鑿所建南詔國之囊橐，而唐之西南邊徼數百年間，遂陷於烽煙不靖之局矣。

考蠻書六詔既并，滇東尙爲「兩鑿」所據。鑿宏達死，以鑿歸王爲南甯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鑿首領蓋聘父子。有兩鑿大鬼主（此當類今日獐獍之巫師畢摩）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甯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築安甯城（蓋安甯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元宗命特進何履光以安

南兵定南詔境，取安甯及井，至是又築城。賦役繁重，羣蠻振騷。共殺築城使者。元宗命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會唐侍御史李宓欲乘此滅東蠻，檄崇道殺日進及歸王，諸蠻驚恐，歸義以聞，請於朝，以歸王子守隅爲南甯州都督，以女妻之。又以女妻崇道子輔朝，然二蠻猶相攻不息。歸王妻阿吒，烏蠻女也，走訴歸義，爲興師營昆州，遂虜其族，殺輔朝，取其女，崇道亦爲其族所殺，諸蠻稍離弱。及閣羅鳳立，召守隅並妻歸，河賧不通中國，阿吒自主其部落，歲入貢，恩賞蕃厚。蓋自是南詔益強，雲南迤東之地，浸入版圖。正史之上，無復有蠻氏王侯赫赫之跡，而僅留其部落之名號而已。

蠻書閣羅鳳自得志於東，命鳳伽異築拓東城。遣昆州城使楊牟利以兵脅徙西蠻戶二十餘萬於永昌，東蠻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州南北，至龍和，皆殘於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居西蠻故地，蓋自是蠻始渡瀾滄江而西。

考南詔徙民，如徙西蠻於永昌，徙西洱河蠻於拓東，皆同一意義，卽兩部均爲漢化之白蠻也。白蠻之分駐於迤西，雖係兩漢以來之史蹟，然所謂蠻者，尙限於元江流域以東。天寶後，（約當西紀七五〇年）西蠻遷流於永昌，於是大理永昌之境，皆白蠻所居。滇東之兩蠻故地，烏蠻之勢大張，而

西洱河蠻及雲人等部，反得移於昆明首府之地。

夫南詔系出烏蠻，鞭苔漢化之諸國遺民，東西奔馳，遠離巢穴，如逐鹿豕，以謂西蠻既遷，控制宇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可立。乃曾幾何時，變生肘腋，「白蠻」大姓之鄧趙楊段諸氏，相繼篡立，有如傳舍。且南詔一切制度，皆賴降人爲之經理，則所謂烏蠻之數百年霸業者，殆亦優孟衣冠而已。及元世祖忽必烈下大理，分兵善闡，猶以「察罕章哈喇章」分概滇東西，至雲南行省既立，設路府州縣以資統轄，而兩蠻之名詞，猶不絕於歷史，亦盛矣哉。

滇載記蒙氏自細奴維至舜化真十有三世，（西紀六二九至九〇〇年）立三百十年，於昭宗光化二年，爲鄭買嗣所篡，改國號曰大長和，三傳爲東川節度使楊干真所殺，立清平官趙善政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十月，干真又奪之，改國號曰大義寧，貪虐無道，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夫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官。思平氏出武威。楊干真趙善政等，皆中國漢族苗裔，則白蠻諸姓於五代時復盛於南中也可知。史稱段思平借兵東方黑蠻松蠻三十部蠻，逐干真得國。「松蠻」不見於前史，意者殆南詔所遷於拓東之西洱河蠻松外蠻耶，果爾則白蠻之後，唐以後，亦未嘗失意於滇東，然此固不能襲以「白蠻」之名，以白蠻早移於永昌也。